四書續談

四書續談外編

太平戚學標翰芳輯

有朋自遠方來

方來非不定之辭正見來之未已易不寧方來朱註方來共讀也以見來者言轉有數矣

孝弟也者二句

為仁以犯上作亂對看蓋是使天下皆化於仁孝弟也者以身率之以教化之此治本也泥君子本身說不成君子為人不務孝弟有犯上作亂不仁之懼

賢賢易色

此句解者不一有以易色為改容而禮者有以禮賢實致其中心恭敬換去外面一切文貌者并有以賢重色輕讀易作輕易之易者義有淺深理無不可存參可耳

君子周而句

古人皆以忠信為周見詩書左氏傳　孔疏忠信為周正義曰魯語文也

攻乎異端

訓詁莫古於爾雅次說文其釋攻不曰擊則曰伐至詩車攻及庶民攻之始有釋治者然仍即考工記攻木攻石之攻不離擊伐意迫專解為治又加專精字始與擊

戈全相反論語攻其惡鳴鼓而攻皆是擊伐此處主舊說闢異端尤合攻字本訓

子張學干祿章

說文祿福也詩言百祿非專指祿仕禍福無不自已求者干祿豈弟干祿百福亦非不好字子張念多福之不易思所以凝麻之道而欲學之弟未知當本於言行耳恐非一心學又一心求仕史記學作問　尤假借本字為訛古讀怡六句上下有韻

哀公問曰章

古解錯為置爲擧直而置諸枉之上文武之政具在得人政擧安有不服者　哀公時民不在君大權已去諸

枉豈能使除計惟舉賢而任此與有若行徹之對同一急收民心為國起衰之大計觀下章康子之問顯然與君爭民民亦不盡能服之

孝慈則忠二句

古亦以慈為孝孟子雖孝子慈孫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齊語不慈於父母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慈烏即孝烏慈竹即孝筍作一例看亦直截

或謂孔子章

忽說到家政似與問意不符夫子用魯宜有一番更張振作卻似仍政之舊不見有為此或人所疑不知家國一理治本在孝弟古人明明言之未有所厚者薄而所

薄者原是亦為政言政之為在是奚事他為哉與有若論孝弟為仁之本章同理不為政非不仕也定公為昭公之弟其於孝弟有慚德矣君陳周公之子法君陳即法周公

殷因於夏節

文質損益説具前編夏尚忠三句本董子原文忠係敬字朱子改

孔子謂季節

主容忍言注疏古説此正子在朝廟便便言處於誾字一串看不過甚多此更耐不得矣　舞列必八鄭以女樂二八賂晉晉賜魏絳樂二人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

公萬者二人二人亦二八之訛

曾謂泰山二句

泰山何必以林放較意當時別有論泰山之旨責其議論泰山不如放之有識也古人言語失載甚多似不止禮本一問　林放有墓即在泰山下

巧笑倩兮章

古人無虛飾絢即是禮以辨等威所謂上下有服也有后夫人之容質乃被以后夫人之服是之謂稱素以為絢已明明是禮後意繪事句夫子亦即就禮服明之蓋禮服禮飾皆作繪正解為絢非比喻與考工本義不同斷章而取耳禮後之悟於詩意釋然始終是言詩所謂

禮乃詩中之禮非詩外之禮也推開說遠去多失本旨

首句無祖考字論祭義如此以下向實之先祖外祀總為神 不躬祭而人代所謂攝主

祭如在章

子入太廟章

邢疏解廟中禮器之屬鄹問於令長古侯國官無令長之稱又廟中禮器不勝其問乎豈平日一無考求臨時喋喋向人凡祭太史宿戒涖事誓衆在官有一定職掌有臨時委任旁人職事無得干預每事問者即已所受任之事如何舉行如何陳設始之如何當祭如何既祭如何且或一事而與人聯或此事又無他事所謂每事

為本身應盡應慎者問即請於其長及先曾在廟同事、蓋素雖考求沿事則方新烏得不謹所以問即是禮如真不知而問則看聖人淺知而故問更失於不誠　或人必同在廟者

射不主皮章

尚德不尚力是言外意非章旨天下事必其能同者而後可主男子有志四方君子不能射辭以疾射為人人當有事而力有強弱故古人教射但取內志正外體直不失正鵠如必主皮則有力者可勉為無力者盡不得與序賓序賢之列禮言射不主皮意正為此惟其不偏主而後不同者可盡歸於同古道然也從尚德不尚力

大意起論失爲字本旨不主皮概論射法何必分武射禮射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則告乃布告之義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以不告朔爲棄時政何以爲民又十六年四不視朔穀梁云公不臣也以爲厭政已甚矣蓋天子脩歲事分告諸侯又使諸侯每月聽治此朔之政布告於士民因名曰告朔並不以告廟爲義月令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記在季秋之月一年之朔先年秋時已定即自秋起按照遠近頒之非月月而頒故餘月不載非頒止季秋一月天子

重其事故必命使諸侯重天子之命故藏之祖廟每月於朝廟時請而行之諸侯每月有朝享祭不欲數必無朝享外又有告朔之祭朝享豈有不用羊者又用羊不當曰餼羊說文餼本作氣饋客芻米也周禮司儀致饔餼注小禮曰饔大禮曰餼經云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蓋於芻米之外又兼有牲牢傳所謂餼牽因餼禮有之故牲亦以餼名此餼乃特為天子命使之來有此供名餼羊固不止一羊也其後周既失政不復遣使諸侯雖猶奉朔不復聽治轉布於國賴此羊之存尚識王朝頒告之禮與諸侯所以欽承王命尊禮王人之意觀春秋傳所責祗是棄政及顯斥公之不臣並不罪其不告朔

為蔑祖也所謂猶告於廟言朝享未廢視朔則已廢對不播告於士民言之耳鄭康成於詩傳解贈曰餼又言供生牲曰餼其說兩岐致特羊告廟之說後人盡為所誤夫頒朔藏之於廟聽亦在廟豈有不告之理其事即在朝享時行之一日決無二祭天子之大命以告祖考何等鄭重一羊又成禮乎汪琬菴先生知餼羊之為禮使而告朔之為布告非告廟未之辨因備論之以彰尊王之義　鄭注以告朔朝享為兩事先告朔後朝享疏用其意遂以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止皇考三廟是告朔大典而有告有不告且告朔視朔聽朔許多典禮待其事畢再行廟享豈獨

明行事之敬亦理所難通諸侯告朔僅用特羊朝享必當無羊為禮亦太滅矣　子貢欲去自是綜核名實之意云有激而言則為禮起見又待夫子說耶

關雎章

泥窈窕一篇哀字礙難說究莫定作者為誰此關雎與師摯章同統鄉樂六篇言之以絲轂哀及樂淫及商例之哀樂淫傷皆從音節推驗由音律之和平想見性情之正所謂文王后妃之化其所自來不使聞者有樂心哀心之感不淫不傷但覺其洋洋盈耳已耳

哀公問社章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

又所以表功也獨斷樹社者使民加肅敬也義不關所樹木松柏栗亦無土之宜不宜

管仲之器章

儉謂每事斂抑不定惜財　然則管仲知禮乎邊接儉乎句作轉言不如是或如是離三歸官事說　三歸雜引古書云臺云一娶三姓於焉得儉合知禮句礙轉身非事實也一句官事一句家事位尊祿厚廩給周親為三黨所歸與不儉正對并知禮都通說苑晏子對齊景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可取為證又云管仲之賢不得三權不能使其君南面致治解作三權之歸亦勝諸

說

始作翕如也

古樂堂上受笙均鄉飲未合樂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初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所用樂器惟瑟以笙均之小雅稱鼓瑟吹笙二者不相離至合樂歌周南召南衆聲始作亦未八音俱備以歌難爲聽也謝氏解翕爲合謂五音六律皆具與始作節次欠符

君子懷德章

四句相反懷德似與懷土不倫以爲德刑即君人賞罰君子惟德意是感不在土田之錫法度是凜不知惠澤

之干小人反是周禮載師賞田司勲頒地王制加地進律以及左傳中賞田賜邑均可作土字注小人直以此為德賞矣又韓非子不為惠於法之内則懷惠即是望恩倖免

君子喻於義章

直是東西各向君子心知義不曉如何是利小人心知利不曉如何是義比讀書人窮知事物有終身等稱不識者市井之人出入計較一毫錯不過到書本便撐着兩眼看人由其所習然用心異故所曉在此君子小人大概言之與注曉字解合人品心術之異仍可推論

子謂南容

南容非懿子弟兄前人辨之詳有一證明見史記邾朱枯出孔子世家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復云魯南宮敬叔言魯君叠下魯字若恐人疑為懿子同氣故分析之者是否何從考信耶

瑚璉也

聶崇義三禮圖瑚璉受皆一升瑚如簠而平下璉如簠而銳下漆赤中龜形飾口以白金蓋以朱為之瑚即胡簋之胡禮夏后氏之四璉古本作連不知當玉器木器說文有槤無璉想古用玉漢時已木作之第此但言其制度本古人設施在庭廟以用言非以質言貴重華美有十倍於此者瑚璉為值幾何哉

宰予晝寢節

君子之學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學自有息時易嚮晦入宴息非嚮晦豈容入室有堂有寢寢即堂後屋休靜處方晝而離講貫之所處游息之地非惰而何庸必宰予白日鼾鼾大睡耶　朽木如諺云承手不起糞土則着手不得

子在陳曰章

狂簡即狂狷狷者有所不為故簡於事狷簡異名耳成章者狂成其狂簡成其簡泯斐然字似狂有文可見併簡入狂失之矣孟子引孔子狂簡而分解之進取屬狂不忘其初則屬猥泯其初見蓋有所不為一於守者也比

如狂者文長簡者文短豈長者斐然短即不斐然若其或過則皆所當裁耳

願無伐善二句

孔注不以勞事置施於人解與勿施於人之施同與伐字不一例

十室之邑

無十室可成邑者邑是聚落之名大小不一或有城或無城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如是若邑外固不止此數

雍也章

寬宏簡重因下簡字添足特意揣之雍之本領見問仁章出門二句居敬也不欲勿施二句行簡也邦家二句

臨民之可也以此解書前後一貫至明了　先知伯子之簡故問是不誠於師巢許堯舜之天下沮溺子引之濟世此等人俱有本領欲難料子與伯子游揍疑亦抱濟世之才外若放廢臨時却有實用固質之子盖閉其可臨民與否亦知人論世之事蒙許已來並不為已較夫子口中始説其簡若仲弓先知非故翹人之短形已之長乎　向明而治臨民皆南面不必人君

子華使於章

冉子以夫子兩與之少自與五秉殊非情理嘗論五秉仍夫子之粟藉子該教弟子日集君大夫既多致饋從者各齎糧而來聚於一處統為子粟以冉有善理財令

典之漢時有都養弟子相似凡日食行糧及周助俱取
諸此子華使齊有母在求司粟因為之請而子酌與釜
庾私念一請即與予無不與意請益即益亦無不益意
釜庾非有擬特聖人向不問多寡有無恐存粟不多待
用或乏之實則積粟尚羸無妨多與尤以明師弟之情之
厚如常解則背師好行其德冉子烏乎可　粟雖求與
主者子也欲與不敢不請請粟請益皆於子商酌釜庾
亦子對求酌與與即令求與未嘗自與也求不再請而
與五秉則釜庾始終未與也量起於鬴故周禮特並釜
為法鬴即釜與之釜謂用釜量之不完一釜我庾維億
庾貯粟之倉謂就倉取不必庾即是斛就作斛亦未嘗

限定一庾然則子之許與原無定數故冉子不悟聖意一味謂子從厚五秉之與亦必欲告夫子謂粟尚有餘敢以子命與之五秉矣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用意正與此同見古人所以爲師者無不至　聘禮記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爲逾疏云逾即庾考工記庾實二㲉鄭注㲉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同一庾而量數多寡相懸管子輕重下篇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百泉則鏂二十十泉則鏂二泉價之多寡不同或亦所用量非一說文繫傳禾數百二十斤爲秅二石爲秉粟五秉則十石也以此解之尚近情　秉十六斛五秉則八十斛爲數太懸

竊意同量之制不行、各處所用多寡不一、如豆區鐘釜庾所用便不同、不盡如注疏所引數目、徐氏有五秉粟十石之說當必有本 原思爲之宰、亦非家臣、卽史記夫子言使爾多財吾爲之宰之宰、蓋先冉子爲子宰、後或仕季、以思代子、雖爲司寇、與三家世有田祿不同、祿受之公、雖得置宰、亦命於君、官給以祿、無夫子自與理且官有常祿、何必著數宰粟九百、於古未聞、固知宰只是代之與粟、其時必因歲歉、并其鄰里鄉黨皆困乏、因多與思粟、與者令周急也、思認子與己而辭、子乃明曉之如此看、與上節亦一串、 朱子在魯、魯奉粟六萬、在衛亦如之、又季氏賜粟千鍾而交益親 家語商瞿謂

梁鱣昔吾無子、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夫子曰、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亦有母而為子使齊者、原甚少孔子三十六歲、孔子為司寇時、計年十四、安能為宰、古人之書何從考信、

雖欲勿用之句

人即挾族類之嫌、欲勿用、到山川大祀、別無可用、不能不用、舍就人說、即人其舍諸之舍、神非此不享意、自藏在內、

子游為武宰

左傳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吳人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夜其父椎來宰室、行跡為人不

信或因弁没其子子游深識即隱就其與父志行不同處明之非公不至是事實行不由徑乃勘語也其後得游聖門殆于游為之引

觚不觚章

韓詩說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康成據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觚二升則不滿一豆觚當是觶燕禮媵觚於公及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皆觶而以觚名之既以三升為觚則不得不以角四升為觶名實一亂而俱亂矣觚不觚者謂名二升實三升也觚哉觚哉明是觶豈尚成觚哉在多寡論不在形有棱與否也

若水簡無他義，專主直方以棱辨之可耳。

子見南子章

矣，如盤庚出矢言之矢，正告之也。否，塞也。兩厭字即厭於尊者之厭。彼托見小君之禮而來，分之所臨，不得而辭，然非彼之能厭我也。凡予遭際否塞，不獲一遂本心者，乃天之厭之耳。不然，何為而有此見哉。

默而識之二章

若聖與仁章，夫子以誨人不倦自任，此何以并說何有？蓋誨人句夫子自說，默識二句則所以誨人者，言以此二者孜孜不倦於誨，皆學者自己當盡，得失於我無與，豈為我而然哉。下章又轉到自身，既任誨人之責，則人

之不能盡心於學正吾之憂豈得云何有於我學者敎者兩當盡其事也二章猶自行束脩章與不憤不啓章可通爲一

子之燕居

鄭釋經目録曰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閒居而與曾子論孝猶閒居而與子夏論愷弟君子然則避人仍不避生徒其謂退朝而處曰燕居則義從燕見於君來退朝即燕朝也遠君則歡得稍紓申申夭夭同爲怡怡加顔色之逞敬之有節而優於和也

暴虎

徒搏非徒手廣雅徒裼袒也韓非子初見篇頓足徒裼

韓策秦人捐甲徒裎以赴敵皆以徒爲袒然則徒搏即鄭風所云襢裼暴虎因思勇能搏虎何必袒裼或古時衣袖寬不便用武或倉卒遇虎爭持跳躍脫衣擁護弁以眩虎之目得着手處前人未道過

夫子爲衛章

夷齊讓國出於史記馬遷以前所見書無一言及之若衛輒拒父不見春秋左傳惟公穀有王父命之說亦未嘗貴以拒父公穀皆戰國末秦漢之際人或亦傳記非實今則成牢不可破之案此與正名章尤爲確據矣衛君待子爲政即此章爲衛君之爲與爲東周一例正名亦是論政體夫子於衛受其公養弟子疑欲仕衛故

有為衛君之問。父子爭國。大惡顯然。子豈能一日留。子貢欲問。寧無他例可援。而引兄弟之讓為說耶。子論夷齊不降辱。不念舊惡。孟子言非其君不事。皆其仁處怨如遺佚而不怨之怨。觀所以稱夷齊。可決其不仕輒也。

夫子稱夷齊逸民。莊子稱孤竹之二士。墨子亦言昔商之季。孤竹有二士。伯夷叔齊。將就周養。行至岐而文王已殁。是殆非孤竹君之子。安有讓國事。扣馬之諫。採薇之歌。皆有人辨其誣。獨讓國不敢置議。願與讀秦漢以上書者。共討論之。

葉公問孔章

葉公非志道向學者。何故子為言如此。意其問子路以

子遂來似欲仕行道而又若不肯就者行藏間捉摸不定欲訊所以然子路亦不便說仕楚不仕楚還難置對子則自明救世之心每為目時艱不勝悲悶為發憤忘食而用舍係之天無所用其怨尤胸中之樂自在於富貴何羨以此歷聘四方忘其老至不難為人告耳

子釣而不章

固是聖人好生之仁無以處古聖之教民佃漁者聖人得位將胥網罟之不仁而棄之乎竊以夫子游適川上觀魚偶然寄興而釣以驗萬物之趨避則有之若網則意取多魚與民爭利所不為也賓祭之供未聞需禽弋資生之事亦習射之業故嘗為之不射宿亦不是掩其

所不避鳥宿目不見人人目亦豈能見鳥蓋鳥向晚歸宿多成羣自高就下又易取物求安而人必危之戕物生無違物性尤不忍耳

蓋有不知章

知之次也與起不知而作微拗必補上知義始明細玩語意與我非生而知之章相似不知即說上知謂不待知猶不思不勉耳莊子不知而無不知語意亦相似

文莫吾猶人也章

莫吾猶人謂尚不盡同於人此所得者然粗勝人豈便到君子君子能躬行者也如此看莫字似有著落

小人長戚戚

古無慼字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說文緛衣戚也詩鄭箋緆綿綿之戚戚者今盡改爲慼慼對蕩蕩言當以慼狹義解之憂戚意自可兼

泰伯

父疾托採藥逃之荆蠻兄弟同去又於句吳自立爲君長皆必無之理另有論

曾子言曰

曰上著言字蓋時曾子病亟默卧床間倦語久之神明不亂門弟子來候又乞留訓乃張目正色爲言他處不容有此字康成直言曰言答問曰語之注頗覺無謂

則有司存

前人多以司存連讀

禹吾無間章

此言夏王治道中天以後風氣日開天下有趨於文之勢乎成物力漸裕民侈易萌禹以儉治之所以力為之防而權宜輕重之間適如其分非一味示儉上承二帝下啟百王垂為定則確乎其不可易故聖人深致其嘆

飲食下六項皆指教令百姓言特身為率耳如常解則衣食居處之儉不過小節聖王皆然何足為異况王者體制所在可下同民庶乎禹以儉治墨子言之特詳

繫辭神農教民耒耨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聖人易之以宮室生民飲食衣服居處無一非帝王之政乎

謂子產節注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皆可為此章之注　制服兼臣民在内不礙其為有黻冕且是舉此為推

達巷黨人曰

巷黨有之達巷黨殊不詞人不知誰某史記以項橐實之直改為童子此不知闕疑之失一說達道也通巷黨之人說孔子如此

固天縱之句

將讀為有娀方將之將大也義見爾雅為直截

我叩其兩句

端緒也叩者說文牽馬也呂氏春秋和穆公之左驂

髙誘注扣持也史記伯夷叩馬而諫叩與扣通義皆爲牽持端則盡絲之緒終始本末具見説似大扣大鳴之扣殊失之

雖少必作

史記孔子世家删冕衣裳句見齊衰者與瞽者雖童子必作殊非所安以少為坐亦無本竊意如後人稱少爲少間謂時之暫

吾自衛反魯章

樂以音律為主樂之不正音律失也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雅頌用之朝廟夫子欲盡取正而未暇適師摯在官可與言樂先取關雎定其音律洋洋盈耳即翕純

繳繹之音樂不淫哀不傷者也然雅頌未及不得云樂
正。自衛反魯決道之不行。於是以其間定全樂雅頌得
所。則下而鄉國上而廟朝無不正矣。凡堂上堂下之奏。
特有一定音律聖人雖知其理而必得知樂之人作樂
之器及群工相與講論肄習是時師摯在官未可知如
師冕師已皆商定之人。若詩則篇章具在不過一整飭
次序定其用之宜否況有不必盡用之樂者乎云正樂
未云正詩也。自衛反魯與師摯之始。同一紀時亦見留
心於此非一日。先特不遑耳豈有竊俞穆叔所能知。子
反不知必待周流四方參互考訂而後能正哉　雅用
於朝頌用於廟朝廟即雅頌之所何俟另求　觀吳公

子札論雅頌曰美哉廣哉至矣哉云云皆從音律得之不斷詩章正樂主音律何疑

出則事公章

以默識章例之亦是勉人若云自謙王百萬說沒飯喫太覺不像　喪事統內外言酒以成禮樂事無不用酒不困即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意兩句相對為哀樂各盡其節泥酒說非是

後生可畏章

為進銳退速者言之後生銳意求進如此真可畏安知將來用功不照今一樣宜四五十時大有聞而竟不然斯特少日一時銳進不久而退其人不足畏也今字不

貼夫子說亦可

朝與下大夫節

上章便便言唯謹爾是議政此章是明分朝為禮法之地明上下者也趨朝下大夫先至上大夫後至下大夫班下上大夫班上子為下大夫同班先至先與言比上大夫至既揖見必有言不必定議政也侃侃直也誾誾以和異接其加禮上大夫分不同尊朝廷也若議政豈便便中又分出侃侃誾誾來踧踖如者君非大夫比容又當有殊記者隨舉形容侃侃誾誾見君亦當有之泥不得　議政多在見君及朝退後雖始入亦有議不見必然朝字統貫全章為是

君召使擯章

君召使擯以上擯介也趨進相禮賓退復命有及廟唯上相入及使上擯送賓門外明文傳命為上擯事無見止據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以子下大夫宜承擯解與立為與上擯紹擯同立東階子位中傳命時出揖左人則左其手入揖右人則右其手上擯不如此蓋康成說心謂不然考旅擯但陳位不傳辭交擯乃傳辭自主傳至賓四自賓傳至主三此之謂交非謂上擯傳承擯承擯傳末擯末擯傳末介末介傳承介承介傳上介彼此展轉相傳為交也擯介之位東西相去三丈六尺然擯之位相去亦然比不能立傳將必往來

而後可擯用命數之半主據客稍減之彼此均侯伯則在賓介七在主擯四擯介分立兩邊人數不等無畫定三擯一上一承一紹之理竊意擯介陳立其閒有傳命者有班立不動者魯侯國擯四人必三人備三擯之數以一人為上擯往來傳命蓋時卽子為之揖所與立謂所對立之介也左右手者揖則兩手交舉無獨手成揖傳命往來皆子一人事三擯止如旅擯陳位無所謂左傳之右右傳之左遞傳而遞揖況子以承擯傳命則擯上擯臨時又當再命且上中下排立確三人魯四擯一居何所各立不動命豈能藉揖而傳而解左右手既以為左人右人又以為左其手右其手抑復兩歧之甚矣

周官大會同朝覲肆師為承擯四時常朝小行人為承擯國家擇能而使雖有定位仍自變通春秋時尤不能拘此例夾谷之會子為相固非卿也通章皆子為上擯事

左右手交舉不言衣左右襜如言前後何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手向前引手手向身均為揖而有推引之分大抵推手身動向前則身俯而衣前低引手身動向後則身仰而衣後低於衣之襜如驗揖時左右相推引手動而身未動固不關為承擯與否也不朝不夕不正主面亦不背容乃行人之儀正東西向不見兩君正南北向有面即有背故立時稍任推移茲據以證承擯則東西賓介既有定位南北面背不過

同立之人、於兩君無涉　交擯傳辭、多就將幣說不知主君郊勞時已行之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相無擯介言止是絕行在後、留待命、後仍入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知之、擯亦然　趨進在入廟後非趨而入廟從君入行當後、迨有事始從中庭趨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耳。凡發足向前為進、

衣前後襜如也

整字以意解、非襜本義、說文、襜、衣蔽前、凡衣曰襜、褕曰襜襦、及車曰襜車、皆取蔽義、衣前則後不蔽、後則前不蔽、前後交不見、與是襜如也、整在其中、

行不履閾

人行無踐閾者況於公門乃此之戒蓋凡門戶皆有限戶限不動門限時去徐氏解說文梱字云門兩旁扶門短限古者多乘車門限必去之公門路車路馬所出入勢不能有限家語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惟雖有閾為內外限去之仍然平地心一不存踐亦不知不踐與過位色勃如同意孔冲遠解云嫌自高且不潔不潔可通自高則直踏限上有是理乎由是推上向亦謂立時不向門中忘尊者所由有甚於慢朝錯立豈定當中而立前人未究及

其言似不足者

此亦非議政時子不言而同官有言不能不答或止答

一二句非言時也

攝齊升堂

堂自階而升故須攝齊君堂上南面臣當由西階而造君前又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君在東升東階在西升西階則燕見之法三朝唯路寢有堂

享禮二節

鄉黨篇無處非禮獨於享言之非禮文之禮蓋物是猶俗稱禮物容色謂儀書曰享多儀有容色則儀稱其物今人看儀字太深試思儀則可云多因有及有不及若敬一而已何多寡之云國君行聘圭以申信明情則在物於是束帛加璧之外有庭實焉蓋有適行一定之禮

有隨時置倫之禮將行授使使入境展視既聘請享乃陳幣非第升降裼襲拜跪有許多儀節即左右上下布設及為君達誠為君致謙無一處無儀在禮盛而儀俱盛故曰有容色若私覿則吕之申敬薄物將意而已說文愉薄也引論語此文古無偷字即愉是後来始有偷悅之解禮之薄故云愉愉如上下皆言禮節無二敬也非是則許叔重為不詞矣　禮經言容處多是儀漢世有容史賈誼有容經亦儀也　主人燕享之禮與來聘陳幣之禮同曰享而異事陳幣在前燕享在後享禮私覿同曰

當暑節

註引詩蒙彼縐絺本舊人說實與此異彼以當暑見君及賓縐絺為褻故加展衣居上觀蒙彼字則縐絺為內服展衣在外此縐絺為外服而先以裏衣藏體一外加一內襯全不倂

必有寢衣

孔安國云被不當有衣名欲裹足則[illegible]矣何必製衣長身有半倂以趨宜于坐而被衣為不倫恭敬竊意子慎齊之至不敢偃息在床只坐寢故不以被特製此衣古坐類跪人身上半為陽下半為陰久則寒從足起衣制上以護身下餘裹膝連踵坐裀上畧與今之一口鍾相似其長即可代被雖意揣亦備一解

吉月

經傳言朔但有月吉無吉月緣國家除喪即吉將行吉禘之月論語古注訂譌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每月之朔

居必遷坐

散齊於外致齊於內既已慎其所居簡細事一思慮又必遷坐何齊必見其所祭者或在上或在左右凜乎如對有安坐而不起敬者乎遷坐有起居不寧狀非變易坐處展轉避囂

魚餒而肉敗

餒亦是魚敗然中爛非餒義餒者脂膏涸竭而中不飽

大質已枯不待銜索之久而歲盡也凡物傷濕熱者易腐敗傷風燥者易枯乾蓋魚之失水久矣食之無肉者也

沽酒市脯不食

服脩家或治之酒不必已釀詩曰無酒酤我何嫌於沽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既醉既飽猶以酒盡肴稀命市沽不食者不欲主人多費起而與辭耳

祭於公節

皆指公祭言見前編祭後尚有虞祭須不能即日至時已越宿矣豈容再留若家祭無多肉亦無多人何待三日

不撤薑食

每食不去薑恐未然內則薑桂祇為熱用之為捶去皽容未盡又服脩施薑桂屑為末他不槪用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然則非有疾食肉薑桂可不有蓋物之腥而味厚者須薑制餘無所取辛辣之物豈與葱涞日日陳之大抵人情嗜甘惡辛美食中有用薑者當食或挾置豆間或導使遠食是之謂撤予則取其調劑之宜無專嗜甘美意不撤薑而食不必定食薑也

寢不尸節

爾雅尸陳也寢而體之橫陳非不愧衾之意謂覆臥似

死人尸不皆覆　君子屋漏之中有神明之燭所謂不敢不局不敢不蹐慎居與寢不尸向理處必衣冠火滅脩容豈以無人而不恭耶

不內顧三句

顧不過轂非內顧正解轂在車旁不顧不旁視內顧則轉向後矣又不廣欬謂不橫濺非不疾言不親指不論妄不妄　內顧疾言親指皆人所有車中則不宜耳

從我於陳蔡章

陳蔡之難史記在哀公六年已回信荀子孔子阨於陳蔡居桑落之下楊倞注九月時也并有時月更奇　冉氏在聖門者五三賢外有冉子孺字子魯冉子季字子

産以史記弟子年歲推之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十九已在文學之科。

子曰孝哉章

讀史得二事一漢杜鄴傳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蓋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一後漢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為忠注論語云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證以韓詩說閔子不得於父母後皆感化意俱合竊以閔子處後母父母兄弟不無間言外人盡知其孝不以其家庭之言而間義亦得通

魯人爲長府

府藏貨財本鄭說哀三年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出御書子服景伯出禮書貨財不宜禮書御書同處又是從桓子御公立象魏之外知象魏爲懸書處則知府爲藏書處周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亦謂官文書非貨財若玉府內府外府則財之藏皆掌於天官魯無天官司徒兼之季氏專政公用二猶不足未必有貨財之藏於外襄九年宋災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府六官之典因悟長府亦是藏六典所每典財一府東西排列而長今衙門六房相似故名長府中更有屋爲公所諸吏辦給處故昭公可居以伐季氏而居此

號召吏役無加入關先據圖籍俱未可知向採前人說疑離宮別館之屬未的也難者曰哀三年救火顧府時令曰、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安得謂非藏貨財曰令止者謂府即燬有財可作再不過破財財可為人不可使傷與貯財無關也　稱魯人為非公意亦不自季氏由府中吏人喜事求勝、君相以典藉所存俯從人者衆辭也

子張問善人章

道謂路聖賢有路可循獨此生稱善人從何趨步問意與答相對　善人有兩種一種謹厚小心做去、一種高明放心做去皆能無失他處言善人主謹厚對子張可無高明一邊

季子然章

吾以子爲異之問、對由求、乃非常異人伊呂之屬 不可、謂不可以道事、與問友章不可則止有別、 具臣謂有才具、如由稱果求稱藝、當不得道字、安得稱大臣、

子路使子羔章

費大邑、累叛、須才德兩優、方克勝之、然謹愿、理煩應變非所長、任此無益於費、反妨所業、 使益求之古人、展其才具可耳、聖門無質美未學 [illegible] 章內學字、亦在才能說、外注論到脩身、太遠

宗廟之事四句

宗廟會同、以周官多說到天子、當識春秋諸國、歲時祀

先及為會同盟皆是且就禮樂中舉其重者大概言徵實在唯赤則非邦鄭言禮更不得遺樂 端章甫衣冠有制凡相皆然不過稍見禮容無考法古制意小相只論辭分別大小不得

點爾何如節

不經詠而歸作詠而饋漢舊儀補遺常以七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為民祈農報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祀雩同社稷禮漢去周不遠或禮制相沿如此暮春交夏之時相率雩於郊外盛服潔身舞蹈風詠饋食皆請雨之事童冠並舞人數如漢儀所說點無意為邦就當下時事言寓

憂樂同人之意夫子以道不行周流無益不如點歸田之適喟然之嘆自感不但與點然則於樊遲何責曰遲失在請學發為神農之言若躬耕樂道守非聖賢事哉

周禮疏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兼有童子冠者引論語及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祀以舞師為野人能舞者

　為國以禮節

禮不指典制對讓字只是自卑尊人政理日尌衆益日集為國賴此而已不讓就其言之率知未講於禮說到定名分和民志則由所使民有勇知方者將皆非禮乎哉

唯求則非邦二節

統為夫子之言即求赤反覆明兩由之意並不在為國不然頭節問求答意已顯赤不須再問且不是專論邦要補出為字

顏淵問仁章

而已字一例指身言克己復禮即脩己以敬克能也心之德全愛之理亦全天下皆在度內天下歸仁人與百姓皆安為仁由己不向人求人字根天下來如博施濟眾便是求之於人仁愈遠難至下四勿皆散之事所以脩己者也　古注解克己為約身劉光伯始易約為勝己作嗜欲與下己字兩岐　禮非禮在己辨制外養中

視聽言動皆在外者外物之誘推言之可耳

司馬牛問仁章

觀為之難三字牛牛病在為不應其言言固非矣訒字當以古者言之不出章例看勿因多言而操語講到慎言去

人皆有兄弟章

我獨亡無憂懼之至謂有與無等下死生二句大概言生人際遇冥冥有主憂懼不來以意死針對兄弟則牛豈又以失富貴為憂懼耶　敬而無失二句即內省不疚四海之内二句即何憂何懼

季康子患盜章

苟子之不欲與子欲善同誠於去盜則清盜之源申盜之禁誅首惡宥脅從寬初犯寬嚴並用民自感化若西青季氏不能無欲如子名大盜而禮之言似過訐直多盜當國無不患一時厲禁旋即寬去畏難姑息又不窮其由皆非真不欲盜者

草上之風必偃

偃之言却倒也定八年傳顏高奪人弱弓籍邲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杜注偃仆也既仆無再能射人之理知偃是轉身向上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偃是却倒詩或息偃在牀人無覆臥者息偃亦仰也風行於上而草從之在下有欣然

仰承之意解作覆地稍近於勢臨矣　說文偃僵也仆頓也仆與踣同郭璞爾雅注踣前覆也偃却偃也

慮以下人

慮即下節疑字居之不疑則儼然上人矣質直好義又於人言色考驗可自信矣猶有慮者恐義未至下於人耳與見賢思齊思同卑而尊人義外又添出禮

先有司

身為有司倡寧看先之一例亦可

衛君待子章

古今政治不外一名行令施教禮樂刑罰盡在其中倫紀更不待言觀對齊景何嘗泥指一倫衛輒拒父事本

焉有且問於鄹父子間名如何正　馬注正百事之名最包括子之迂也奚其正非謂不當正名所係甚多從何正起

子謂衛公子荆

靈公諸子自蒯聵外有公子郢公子起外無別人荆何以稱公子若先公之子則公孫也按左傳郢爲公驂乘又辭位其字子南或以爲即齊豹亂時射中肩之公南楚而公子荆吳季札所稱衛多君子之一似荆郢兩人然荆郢取義相同郢字子南又呼公南楚不妨人有數名況荆郢聲相近左氏於楚薳氏又稱蒍氏箴尹或爲鍼尹或從便假借書之抑口授相傳記録異文非郢不

得稱公子亦不能當夫子之善疑荊即郢說亦有因

定公問一言章

定公非真欲興魯意以失政之久令不行於臣下冀一振君權子以其取必一言便不曉為君之難因述人言見君臣上下雖有定分君當知難不可以分自恃臣亦當知不易而盡其分蓋與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同此意公因子言憶及乾侯前事復有喪邦之問子知公深病三家之違有甚不樂為君之意蓋鑑切言之謂君自無違德而責臣下之從則可如已先未善而欲其無違是君使臣不以禮而專咎事君之不忠非獨勢不行變且莫測昭定哀三世喪邦者二定獨幸全得力於

夫子訓戒者多矣惜其不能以禮自強耳傳曰唯禮可以已亂舊獨在言乎哉君驕臣諂之防與定公爲人及時事俱未切

南人有言章

下子曰行章意一串爲巫醫發古醫皆巫爲之爲巫醫則必明陰陽之理而易所以道陰陽當時時占玩極數知來審天時人時之變則吉凶禍福生死之故莫不了然占者巫醫之恒業易恒其德貞禮記緇衣引作偵說文偵卜問也周禮凡國大貞注貞問也偵與貞同謂懷誠以卜之神正與不恒其德相反得夫子不占一語尚人所譏前後義俱顯不恒其德二句空說所見似大與

上下絶不蒙　呂覽巫彭作醫巫咸作筮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帝醫山海經大荒日月所入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枚乘七發扁鵲治外巫咸治內今湖廣傳祝由科亦巫祝也

君子易事一段

似起虛冒下分承却參差出之味及其二字注重罷使以不易悅一層反醒出易事不分一公一恕首句易事宜讀斷而難說帶言耳小人段看同

惠人也

與其養民也惠一意惠根養字來有實政在猛以濟寬其一端咸克厥愛亦古人治理應然豈爲救時始然

奪伯氏駢邑三句

孔安國注以其當理也劉向新序以商鞅用刑之失形仲奪邑之公人自無怨習鑿齒謂與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同一轍之而不怨論亦甚正不必已自奪又添桓公代奪之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應劭云郱一作駢其地今青州府臨朐駢入齊在襄公時非伯氏世傳邑襄公之子本非德賞伯氏所不當有故奪之以抑冒濫或有罪而没入之此管子善用賞罰之權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上章不作衍文則此句乃不在其位一不謀其政注腳

無乃為佞乎

是依依求合用不着口給字

吾力猶能的

向就市朝求解於肆字終有疑市朝不輕陳尸景伯雖魯大夫不能擅殺寮即可惡罪不到陳尸況復有季之庇當解為肆言之肆大言也大言於衆所共聞之地既為子辨明無可惑且使咸知寮之愬鬼蜮無所逞其技於情理較合

子路宿於節

石門在魯北宿者宿其地不必即在門外晨門亦非掌啟閉者蓋晨有人於門見之抱關雖下吏啟閉當有隸

卒何必本職為之且嚴致詰宿何以不知此等處俱可無泥

子擊磬章

深則厲兩句說無心委任及酌量深淺對上有心及莫知不已自合與果字對不起當即古人褰裳去之之意見應行則行無論深淺厲揭而走下文所謂果上文所謂已也左傳穆叔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亦取果決前行之義非酌量深淺　厲古作砅履石而渡非橋也稍深置石而行否即竟涉兩則字要說得決撒總是果　硜硜磬聲說見前編磬聲清遠其終詘然而止今似有遺音止而不止此不果於已說硜硜是專確與果

一路何讓之有

脩已以安百姓

安人安百姓統根脩已以敬無兩樣安法未有不安百姓可算得安人者雖其中自有遠近廣狹之不同安百姓要即統在安人中因加斯而已一問特就安人申言之非更自安人推廣之也專主推廣不是人百姓看作兩樣又翻說百姓較人尤不易安堯舜猶病已預僭

闕黨童子章

新序孔子篤行孝道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在此童子則禮化之 逸論語叔仲會孔璇年相比以孺子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將命或

即其人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典謁即將命

君子疾沒章

君子看名甚重父母生子命名豈要他泯沒人無其實名於何有聖賢所以不朽孰非名之存乎人生不過百年無不沒世釋道二家看不到因求來世講久世不知君子立名即其久世即其來世觀用心所在自不走入異端比三教分頭一大關鍵

君子不可小知節

知受一例就本人說知如子產其將知政秦始知河東之政之知後世多以知命官如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及知州知縣知雜事類並謂之知而有大有小屬君相言

與受字兩岐、 易傳、知主也、

師冕見章

冕既嘗求見關有客必止不入、夫子客在、冕不便見、亦將辭、以異日今俱不然、知冕夫子素徃來與諸客亦相習、其見預約而來、某某先至、冕後至、予已預為席、來則起迎道之由階、即席詔坐、并告某某坐處、不然未有不先通名、行禮、即皆坐者、 主人東階、客就西階、請先入為席禮節於某某用之、冕不能拘設、今行東西、豈便於詔、必須為席之請、將使蹐佽、又不即引至坐處、彼烏知席之何向、此不能以禮經說也、冕無相、何以來、子詔階、扶掖、豈無其人、但隨侍之人、覩及席後或退止堂下、及

出仍自堂下階，撤之去耳。　子有客，及門當無闕觀餙。使將命，亦用畫字。冕如何見，子如何詔，皆於出時得之。冕出句，不綴上節末，另節起頭，蓋為子張問張本，與子出門人問曰同，記事法。　舊有相張豈不知，亦斷不疑子非道，特所以詔冕，皆非常，於禮文無見，疑道同中有異，此其為師言之道與，子答亦然，道須粘之字說，理極平實，而因物付物之仁自見。

益者三友章

損益兩兩相對，直是條直，行正路，便辟則取便走辟徑，辟即僻，諒與亮同，實明也，高明之人，陽剛之質，與陰柔絕異。多聞則皆有本之言，非取辨於口，徒誇便利。

益者三樂章

亦彼此相反，節禮樂則性情不致殺，血氣有所制，道人之善，引入於善路走，豈如佚遊之為不善。樂多賢友，酣飽無非仁義，籩豆亦習威儀，無盡欲縱懷、載呶載笑之失，與宴樂羣小相聚者相懸。　對驕樂，節字在過邊，不無不及。

能行五者章

向皆主心之德，并能行於天下，步步歸入，致天下字無安頓，似即當主愛之理，五者皆實實見之天下，行字有著落，下言其效，重性學輕事功，反使人看書模糊。　行於天下，明就用講，體用固一源也。

佛肸召章

又得一說、因召、知肸之叛晉、用晉比其機也、史記孔子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未有欲就簡子又就肸之理、或疑身為不善、明指肸、焉得謂就簡子、曰為不善、簡子亦然、時值肸叛、何事西行、彼子路固不知子意所在也、堅白欲磨之涅之、不磷不緇者、不受其磨、不受其涅、可入則入、不可仍不入、堅白自在、非入受其磨涅、更顯出不淄不磷也、 匏瓜星名、繫於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意、宋臨川應抑之說、黄勉齋取之、

好知不好二句

知者動故不學則一於動而致蕩、單以聰明言、與蕩字尚非的對、務於踐言、則不免以身殉、苟息尾生之類是也、傷害於物猶在後

小子何莫學夫詩

聖門無不學詩、而未得詩之益、夫子呼而警之、謂於詩何一如未學者、豈詩之無益於學哉、

其猶正牆面而立與

不為二南則身不脩、教先不行於家、牆面空說、不如實指家言、于義南累、心符、所謂四牆屋也、

植其杖而芸

石經為置其杖、說文植或作櫃、从置、鄭箋置我鞉鼓置

讀曰植、金縢植璧秉圭、鄭注、植古置字、

至則行矣合下節

下節屬子路之言、則為對丈人家人語、其家見在、安知丈人非偶出、未始避去、今明下行字、顯防其再來、有心匿跡、當盡室而去、古逸人如此甚多、後漢書注引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夫子言、可證此節乃子路歸告、夫子嘆行者之忍於忘世、福建板子路下有反字、曰上有子字、當從

謂虞仲節

未隱居、尚有志於世、議論欲有所建明、至是併當言欲言悉置不言、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故非狂放、即下廢

宋儒居是身中清放言是廢中權注云放言自廢則非新說仍朱子意

播鼗武

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眂瞭亦掌之瞽奏鼓而眂瞭亦於賓射掌之推之磬師掌教擊磬即教眂瞭也然則七人中未必全無目

博學而篤志

後漢書引此注云記也人能博涉學復識之志即識猶多學而識有作志者而字固通篤志學之固也

大德不踰章

小德無往其出入之理專力大德其小者檢束不到知

而可改、若大德一踰、則身名瓦裂、晩盖無從、不踰閑者、斷斷不容出、小德雖踰、可仍歸閑、雖出而入可也、下句輭上句、出入二字、款側讀之、

喪致乎哀而止

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甚、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弗除、夫子亦命除、蓋不欲責於人、終無已耳、子游自為過情滅性、如騶大夫芽亶死孝者言之、喪字、可無內外言、

譬之宮牆

禮記君為廬宮之謂周障之爾雅大山宮小山亦是圍繞之名觀下止言賜之牆夫子之牆則非宮牆對舉於內宮外牆更通一義

審法度

法是規矩諸項一例審正則輕重大小方圓長短無一差忒行政之始先以便民用齊民俗為要若禮樂政刑此時制作尚未能及且不止審定而已或說法即律以起數以定音古亦上下通用書同律度量衡以律為法猶變衡言權從時稱由此推廢官亦近在民間先有而後無或雖有如無其職小所以致廢民間實不可無此急須脩復未說到朝廷建官緣是有天下初政也

外編上終